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澠水燕談録卷十六至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姚培雯

澠水燕談錄卷六

宋 王闢之 撰

官制

唐以中官為樞密使與中尉謂之内貴梁為崇政院使後唐舊有帶相印者分東西二院晉廢國初復置與中書為二府亦名二院但行東院印耳其後除授不常以檢校官充使不帶正官自趙普始帶節鉞自曹

彬始簽書院事自石熙載始文資正官充使亦自熙載始知院自張士遜始以文臣知院兼使相自王欽若始簽書兼藩正自曹瑋始今官制復古而樞密之職如舊與三省長官通謂之執政矣

唐末始分度支鹽鐵户部專領財賦唐明宗始號三司總以一使本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權判或曰點檢三司開寶中以叅知政事二人點檢三司既而更用宰相為提舉興國中分二使同判三司逾年後析為三

使淳化中又合為三司而又以天下為十道二京為左右計置二計使分判十道別命三司總計使判左右計事三司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副使其使輕則曰發遣迄元豐初不廢今悉歸尚書省

五代以來諸州馬步軍院虞候以衙校為之太祖慮其任私髙下其手乃置司冦叅軍以進士九經及第人充之河東柳開及第為宋州司冦叅軍後改曰司理叅軍今俚俗以司理院為十院

建隆中擇才能之士出宰大邑大理正祈奚知大名府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選朝官知縣自此始
太祖重縣令之任至矣
國朝孔子之後率襲封文宣公至和中祖擇之言文宣聖謚號後嗣不當以為封爵下學士院更定美稱仍改封其孫宗愿為衍聖公
故事親王女皆封郡縣主趙普以元勲諸女封郡主高懐德二女特封縣主當時禮官不言其失諫官不言

其非此典禮之誤也

國初州郡自置邸吏散在都下外州將吏不樂久居京師又符移行下率多稽遲或漏泄機事太平興國初起居郎何保樞奏置鈐轄諸道都進奏院以革其弊人給銅朱印一紐

國初江淮湖湘上供軍糧歲無定數景德中發運使李溥奏立年額詔歲以六百萬石為定有災即申乞減數至今以為常

國初令民田七頃納牛皮一張角一對筋四兩建隆中令供納價錢一貫五伯文稅額中牛皮錢是也

國初南郊青城久占民土妨其耕稼又其中煖殿止是構木結綵至尊所御非所以備不虞天聖中魏餘慶上言乞優給價直收買民田除放租稅為瓦殿七間

依奏

升朝官每歲誕辰端午初冬賜時服止於單袍太祖詬方冬猶賜單衣命易以夾服自是士大夫公服冬則

用夾

前朝宰相朝罷賜坐凡軍國大事參議之從容賜茶而退所謂坐而論道也其他事無大小一用狀擬進入

上親批可其奏印以御寶謂之印書降出宰相奉行

國初范質在其位自以前朝舊臣乃具劄子面取進退各執所得旨同列連書以記之自此奏覆浸多而賜茶之禮亦寢

王元之嘗言宰相於政事堂樞密於都堂同時見客不

許本廳私接議者以為是疑大臣以私也遂寢或以
元之所乞為當但難其率宰相於政事堂共見耳其
後二府乞以朝退時聚廳見客以杜請謁從之卒如
元之之言
太宗慎刑罰淳化二年始置審刑院以覆大理奏案以
近臣一人知院事設詳議六人擇京朝曉律常任法
寺官者為之每奏一人從知院上殿則得賜緋故士
大夫以審刑為朝官染院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勘契之儀其制以劄為箭長三尺鏤金飾其端緘以泥金絳囊金吾掌之金塗銅為鏃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也貯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閣吏闔扉以問曰南來者為誰駕前司告曰天皇皇帝奏請行勘箭之鏃交勘奏曰勘訖又審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三審乃啓扉列班起居駕乃入契刻檀為魚金飾鱗鬣劄刻檀板為坎足以容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啓扉其制如

勘箭之儀熈寜中詔罷其制

蔡文忠公自為布衣時已恢廓有大志而姿表秀異見者多聳動祥符中擢進士為天下第一真宗臨軒日大悅之顧冦萊公曰得人矣特詔給金吾衛七人清道時以為榮尋詔自今第一人及第給金吾七人當直許出兩引喝

陳堯咨以龍圖閣待制換觀察使自陳臣本儒生嘗少習俎豆今荷聖恩易以武弁願佩金魚以示優異特

詔從之

舊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觔二十觔為限景德初陳綱提點河北路刑獄上言請制杖罪枷十五觔為三等詔可其奏遂為常法景德中真宗御筆六事以示近輔三曰提點刑獄乃於朝臣及武臣使副中選清幹者使提點一路刑獄按舉官吏賢否後又加勸農使迨今不廢

祥符二年朝廷以京獄訟之繁懼有寃滯始置糾察在

京刑獄司以省究濫命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為之凡在京師刑獄御史開封府皆得糾之起慮抑屈者不能盡知乞許令糾察陳狀從之但不鞫獄

天聖中詔每遇覃霈朝臣中兄弟俱該封贈許列狀陳乞特比常例優加封敘從王子融請也周禮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謚祖奠之日續誄後世失於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録行狀子孫請謚近世遂有既葬而謚號終不及者天聖中孫奭王子融言乞臣僚

薨謝不待本家請謚在官品合加謚者並令有司舉

行詔從之

澠水燕談録卷六

澠水燕談録卷七

宋　王闢之　撰

貢舉

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言雖俚俗而頗盡其實德祥孫丕有高行少時一試禮部不

中拂衣去居澠水之濵五十年不踐城中歐陽文忠公鎮青言於朝廷賜號沖退處士年八十餘卒

進士之舉至本朝尤盛而沿革不同開寳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訟帝御講武殿覆試覆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牓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牓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曄牓始賜宴自呂蒙正牓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牓始賜别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牓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牓始彌封謄録

覆考編排皆始於景德祥符之間雍熙中著作佐郎

樂史特賜進士及第詔附於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

賜第附牓始於此

太宗朝趙昌國者自陳乞應百篇舉帝親出五言四句

為題云秋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

道柳泉凡二十字字為五篇篇四韻至曉僅成數篇

辭意無足取亦賜及第用勸

真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慶歷中子明逸子飛彥

遠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末蘇軾弟轍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為盛事故子高謝啓云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十年之間並進者兄弟子瞻汝州謝表曰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為盛事而子瞻入等尤高故謝啓曰誤玷久虚之等希白從孫藻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晚書中選後十年復登科舉謝啓曰十年三第屢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替於祖烈

咸平元年開封發解以高輔堯為首錢易次之易有時

名不得魁薦頗不平上書言試題語涉譏諷輔堯亦
請以解頭讓易上命錢若水覆考既而上以為士人
爭進不可長止令擢文行兼者一人為首乃以孫曁
為第一輔堯次之
祥符二年真宗東封岱山放梁固已下進士三十一人
及第四年祀后土於汾陰放張師德已下三十一人
及第固雍熙二年狀元顥之子師德建隆二年狀元
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當時士大夫榮之甘棠魏

埜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牓狀元俱是狀元兒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為榮其後相繼為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

嘉祐中蘇轍舉賢良對策極言闕失其略云聞之道路陛下中官貴姬至以百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

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考官以上無此事輒妄言欲黜之仁宗曰朕設制舉本待敢言之士轍小官如此直言特與科名

張鄧公士遜以監察御史為諸科考試官以舉子有當避親者求免去主司不從真宗嘉之自後試官親戚悉牒送別頭考校至今著為令

熙寧中孔文仲舉賢良方正制策入等以忤時政不推恩孫靖公固言科舉徒取一日之長言之虛華不足

校刻制舉本以求直言豈以忤而黜之邪今朝廷以文仲之言足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而以文仲之黜為惑

慶歷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審刑官祝諫侍廷中中男中甲科次男虞弟諮一埒皆擢第季弟許得同出身每唱一名即稱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以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之文儒書籍附

廬山寺有蓮花藏藏有白集七十卷傳云居易自寫同

遠大師文集不許出寺廣明初高駢强取去後四十餘年有王長史者徧求善本校正而藏之旋又為長史易去頗多舛謬眞宗詔取至都下令侍臣以諸本叅校繕寫付寺僧謹藏之

青州壽光張荷若山早依田告為學告卒入終南師事种放而與遁魏野楊朴宋澥皆友也性高潔為文奇澁初高弁公儀作帝刑三篇以示放放歎曰隋唐以來綴文之士罕能及之學者翕然競傳其文及荷著

過非九篇成放見之曰又在帝刑之上矣終以連蹇不遇卒子孫流落荷之文散亡無幾掇收其遺得文若詩九十一百一十五篇為三卷藏於家將以遺荷之子孫焉

唐杜進家書跋尾皆自題書以戒子孫曰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為不孝蘇維嶽家杜氏書尤多所題皆完近年朝議大夫謝疇好蓄書率自校正以二十厨貯之取杜詩去一之字厨一刻

字以別書部謝氏子孫多賢令子仲子廣文孫牧皆
登甲科少微嘗舉茂才
慶歷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為天下第一政成增城
岳陽樓屬范文正公為記蘇子美書石邵餗篆額亦
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
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
人方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
得其體真天才也歐陽文忠公聞而嘆曰昔王勃一

日草五王策未足尚也

濟州晁端友沉靜清介工文辭尤長於詩常自晦匿不求知以進士從仕二十餘年為著作郎以卒其子補之録詩三百六十篇求子瞻序之方子瞻之守杭也端友為新城令與遊三年知其君子而不知其能為詩夫以端友之文子瞻之明且好賢而又相從久猶有所不知則士之緼文行不為世知者可勝數耶

孫洙巨源博學長才初舉賢良方正奏論五十篇皆陳

祖宗政事指切治體推往驗今著見得失天下爭傳寫之目曰經緯集韓魏公覽而嘆曰慟哭太息以論天下事今賈誼也

趙師民周翰博學醇德為本朝名儒尤為仁宗所眷自登第入學館預校讐登經筵叅侍幾三十年晚以龍圖閣學士出守耀州仁宗親筆御詩寵其行序有儒林舊德出守近藩之語後宋次道撰公碑題其額曰儒林舊德之碑

龍昌期陵州人祥符中别注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道德經携所注遊京師范雍薦之朝不用韓魏公按撫劒南奏為國子四門助教文潞公又薦授校書郎講説府學明鎬再奏授太子洗馬明堂泛恩改殿中丞又注禮論注政書帝王心鑑八卦圖精義入神絶筆書河圖炤心寶鑑春秋復道三教圖通天保正名等論竹軒小集昌期該洽過人著撰雖多然所學雜駁

李畋渭卿自號谷子少師任奉古以著述為志性静退

不樂仕進士夫多稱之為張乖崖所器少日一出廷
試後隱居永康軍白沙山從之學者甚衆任中正薦
乞賜處士之號詔為試校書郎淩策又薦之召授試
懐寧主簿國子監説書改大理丞知泉州恵安縣久
之以先所著未成再乞國子監説書以終其業著孔
子弟子傳讃六十卷上之得知榮州秩滿致仕畋撰
道德經疏二十卷張乖崖語録二卷谷子三十卷歌
詩雜文七十卷年九十

先兆

艾頴侍郎少鄉貢入京師中途逢一叟謂頴曰子相甚貴此去當第授頴書一册乃春秋左傳頴熟讀之禮部試鑄鼎象物賦出所得書頴甚喜援筆立成若有相之者擢甲科

王元之謫守黄州有二虎鬭一虎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日官謂守土者當其咎太宗惜其才即徙蘄州謝表云有茂陵封禪之書正期身後之語帝深異之促

詔還臺未行捐館

初冦萊公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蓋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丁朱崖當政日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諭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人卿等為擇佳壻須年少美風儀有才學門第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為郡叅謀年方弱冠風骨秀美大門嘗任貳

卿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主亟令召至見之大喜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闥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幾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劉參謀也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子然南去何先兆之著也

呉文肅公奎將舉賢良一夕夢入魏文帝廟召升殿顧問羣臣優劣公未及對帝曰韓延壽為最是夕門下

抄書吏楊閈者夢公讀楊阜傳翊日告公公異之即取二傳覧之及祕閣試六論一題乃韓延壽楊阜孰優公遂膺首選

王元規慶歴末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髙古因訪以當受何地官期早晚書八字與之云時生一陽體合三水既覺不悟意及注官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字從水到官日正冬至

趙少師少名公棫一夕夢人持名籍有金書趙槩字及

覺改名槩又嘗夢通判汝州既登甲科果通判海州或以篆文校之汝海字頗相類

韓存寶本羌熟户少負才勇喜功名累立功年未四十為四方館使涇原總管一日郡僚繪像渭州僧舍或為其色不類令以粉筆塗其面將别圖貌未及促詔赴闕命經制戎瀘賊冦人覩其無首咸為不祥明年存寶以奏功不實誅

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一夕醉卧郊外溪邊有

漁者罷漁艤舟困眠有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步月岸上一人衣冠熟睡草間詢之知為馮也即拜曰他日貴顯幸勿忘具以夢告因請卧舟中以避風露馮睡至曉與共載入郡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

王獵酸棗人天聖末累舉未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一宮門守衛甚盛揖入升廳對拜者紫衣金帶年三十許禮甚恭既坐辭甚遜覺後私記其年月獵後困於

場屋久之推恩五舉得同出身登仕又二十餘年年且七十始為尚書員外郎將乞身以去故人或止之會英廟入繼為皇子近臣薦公為宮僚赴皇子位門閤守衛宛如夢中及升廳拜揖則衣冠儀貌亦與夢中無異歸視篋中所記乃英廟所生時也侍讀宮邸未及期年英廟即位遂登侍從
進士李某者久未第一日訊命日者曰君遇三韓即發祿李乃徧訪貴人韓姓者冀蒙推轂而卒無知者元

豊中朝廷遣使高麗有與李故人者奏名同住至其

國考圖籍乃古三韓之地也使還賜出身

孫莘老初為太平令有吕同者授館於孫一夕夢試南宮

中高選主文孫也衣緋魚覺以告孫孫曰子學已充

料不日取高第而某方仕州縣何事文衡況朱衣豈

主文服邪熈寧初吕赴禮部試孫以記注知諫院同

知貢舉尚衣緋吕大喜必在高等俄又被黜大悵恨

自放江湖無復宦意元豐初吕以五舉免解再赴禮

部孫以祕書少監知舉尚衣五品服牓出呂預高鶱

皇祐二年陳珙知邕州冬至日珙旦坐廳事僚吏方集

有白虹貫庭自天屬地明年五月龍鬭於城南江中

馳逐往來久之水暴漲未幾儂智高陷二廣前此陶

弼以詩貽楊畋請為備云虹頭穿府署龍角陷城門

元豐中汶上梁逖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碑

金篆大書黄裳二字意必貴兆也因改名黄裳明年

御前唱進士第南劒黄裳為天下第一

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歷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一人告之曰今年未當中第彥祖尤不平且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月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臥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

懇求平生祿命二人笑不答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但此頭分流君即登第覺以為無理而池不能分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即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圜丘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帖館職皆符夢中之言也

元祐四年夏予初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應在太守時蒲資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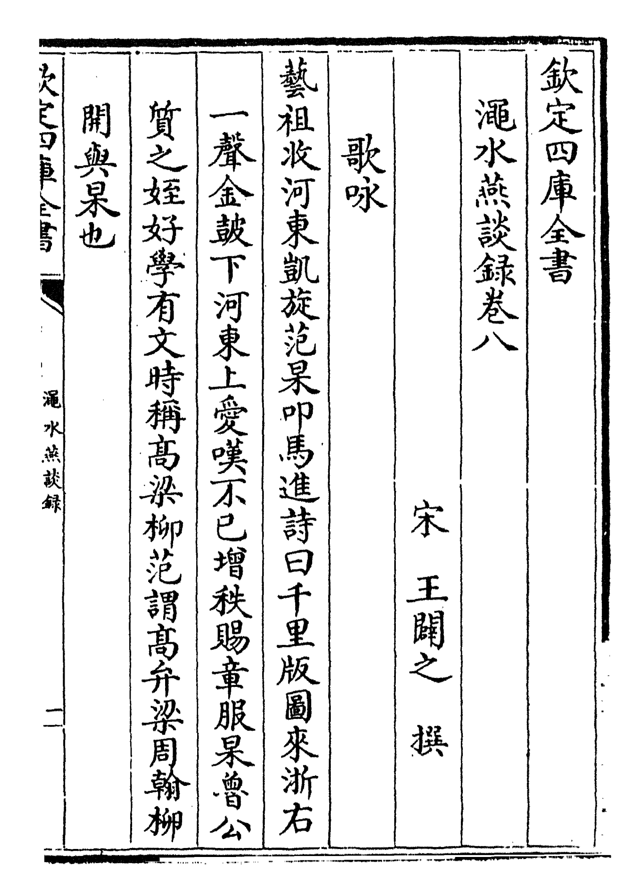
到未幾王震待制自同復鎮蒲俱丁母夫人憂去至九月孫復語郡官曰角聲不和尤甚前日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驗如此不知何術

成都譙閑博極羣書而不求榮利簡靜沖退好脩身之術日遊大慈寺博訪異聞以廣所學久為蜀中士大夫所稱文同與可尤重之目曰大慈仙治平三年上已夜有人觸其戶開秉燭視之一叟白鬚布裘酣寢

户外開呼之使去行且語曰明年正月聖人當出開意其狂醉不以為恠視睡處一燒餅一藥帖遂之已不見與可取餅藥以去明年正月神宗嗣位

術士李某忘其姓名亦傳管輅軌格法畫卦影頗有驗令丞相頊嘗問之卦影畫水邊一月中有口未幾除知湖州又盧龍圖秉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州字雖不同而其影皆同

澠水燕談録卷七



澠水燕談録卷八

宋　王闢之　撰

歌咏

藝祖收河東凱旋范杲叩馬進詩曰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鼔下河東上愛嘆不已增秩賜章服杲魯公質之姪好學有文時稱高梁柳范謂高弁梁周翰柳開與杲也

楊侍讀徽之以能詩聞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獻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之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煙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

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雋州哭江為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煙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繞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桐葉雨聲寒

王元之初知制誥上疏雪徐鉉貶商州召入為學士坐辯孝章皇后不實謫滁州復召知制誥撰太祖尊號冊坐輕誣謫黃州作三黜賦以自述時蘇易簡知舉

適放牓奏曰禹偁翰院名儒今將全牓諸生送於郊

上可其奏諸生別元之占一絶付狀元孫何曰為我

多謝蘇易簡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

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

楊文公初為光禄丞太宗頗愛其才一日後苑賞花宴

詞臣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帶宮花滿鬢紅上

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

諸公不敢匿以詩進呈上詰有司所以不召左右以

未貼職例不得預即命直言院免謝令預晚宴時以為榮

夏文莊公竦初侍其父監通州狼山鹽場渡口詩曰渡口人稀黯翠煙登臨尤喜夕陽天殘雲右倚維揚樹遠水南回建業船山引亂猿啼古寺電驅甘雨過閒田李鷹死後無歸客江上鱸魚不直錢時年十七後之題詩無出其右識者以謂甘雨過閒田雖有為霖之志而終無濟物之澤

陳文惠公堯佐端拱元年程宿榜下及第同年二十八人時公兄弟俱未仕父省華為小官家貧魏野以詩賀之云故人少處先登第舉族貧時已受官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廸咸平中景德間相繼狀元及第其後更踐政府及罷相鎮青又為交承故文正送文定移鎮兖海詩有錦標奪得曾相繼金鼎調時亦踐更之句又云并土兒童君再見會稽章綬我偏榮葢文定再鎮兖而青社文正鄉里也

慶歷中歐陽文忠謫守滁州有琅邪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為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遊愛其山水秀絶以琴寫其聲為醉翁吟葢宫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為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調不主聲為知琴者所惜後年公薨遵亦没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奏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坡居士子瞻

以補其闕然後聲詞皆備遂為琴中絶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圜誰彈響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哉此絃第二疊泛聲同此醉翁嘯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同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方其補詞閑為弦其聲居士倚為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為比丘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

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

海陵西溪鹽塲初文靖公嘗官於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公亦嘗臨涖復題一絶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以二公詩筆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為人貴重護欄歲久茂盛每歲花開百朶為海濱之奇觀

青州布衣張在少能文尤精詩竒蹇不遇老死塲屋甞題興龍寺老栢院詩云南隣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日幾回惟有君家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大為人傳誦文潞公皇祐中鎮青詣老栢樹訪在所題字已漫滅公惜其不傳為大字書於東廊之壁後三十餘年當元豐癸亥東平畢仲甫將叔見公於洛下公誦其詩囑畢往覯畢至青訪其故處壁已圮毀不可得為刻於天宮石柱又刻其故所題之處

蘇子美慶歷末謫居姑蘇以詩自放一日觀魚滄浪亭有詩云我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為不祥未幾果卒年四十一

濮人杜默師雄少有逸才長於歌篇師事石守道作三豪詩以遺之稱默為歌豪石曼卿詩豪永叔文豪而永叔亦有詩曰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久不第落鬼不護名節屢以私干歐陽公公稍異之默怨憤作桃花詩以諷由是薄其為人

鄭毅夫詩格飄放晚年爲雨詩曰老火燒空未肯休忽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未幾自杭移青道病泊舟高郵亭下乃卒

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歌詩豪於一時嘗於平陽作代意寄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山河損桃李鴈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比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妝如洗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故人關詠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

獨常自以為平陽代意一首最為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予此詩盛傳於世在永言爾詠覺增廣其詞度之節拍引以聲韻於是天下爭歌之他日復夢旻卿謝詠詠字永言

李淑守鄭州題少主陵曰弄耜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纔三尺刪道房陵半仗來時陳文惠薨淑奉詔為墓誌淑言堯佐好為小詩間有奇句陳諸子請易之淑不從乃言其詩謗太祖落淑侍讀

學士

祥符中有劉偁者久困銓調為陜州司法叅軍廉慎至貧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乗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以詩贈行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乗馬去騎驢未幾真宗祀汾陰過陜詔徴野赴行在野不奉詔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贈偁詩上嘆賞久之語宰臣曰小官中有廉貧如此者使召之偁方為江南幕吏至以為京官知青州博興縣後有差除上曰得

如劉偁者可矣未數年亟遷主客郎中司户部郎官

王元之在翰林太宗恩遇極厚嘗侍宴瓊林獨召至御

榻顧問帝語宰相曰王某文章獨步當代異日垂名

不朽元之有詩云瓊林侍遊宴金口獨褒揚

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於壁者

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大蘇小蘇子瞻

才名重當代遠方外國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

誰題佳句到幽都逢着邊人問大蘇

書畫

唐劉忠州晏重修禹廟碑崔巨文段季展書劉當世顯人所記撰及書碑者宜皆知名士刻巨之文季展之書有過人者而其名不著於世何也景祐中周膳部越為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墨本傳京師越書為當時所重以是季展書亦為人所愛其後屯田左員外瑾慮其刓闕搆宇以覆其碑而摸刻於他石以廣其傳焉季展書刻石者少有洛祠記多心經不著姓氏驗

其筆畫亦季展書也

太宗朝王著學右軍書深得其法侍書翰林帝聽政之餘留心筆札數遣內侍持書示著著對如初或詢其意著曰書固佳矣若遽稱善恐帝不復用意其後帝筆法精絕世以為由著之規益也

李成畫平遠寒林前人所未嘗為氣韻瀟灑煙林清曠筆勢頴脫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畫家百世師也雖昔王維李思訓之徒亦不可同日而語其

後燕貴翟院深許道寧輩或僅得一體語全則遠矣考白與成同時人與成子覺並列史館其所紀宜不妄不知文忠公何以據也正當以誌為定翟院深營丘伶人師李成山水頗得本體一日府宴張樂院深將擊鼓為節忽停撾仰望鼓聲不續左右驚愕太守召問之對曰適樂作次有孤鴻飛淡佇可愛意欲圖寫凝思久之不知鼓聲之失節也太守笑而釋之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一無留

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石鼓岱山鄒嶧之篆下及漢魏以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為集古録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列為目録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復為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真一代之絶筆也

玉堂北壁有毘陵董羽畫水波濤若動見者駭目歲久其下稍壞學士蘇易簡受命知舉將入宮語學士韓丕擇名筆完補之丕呼圬者墁其下以朱欄護之蘇

出院以是悵惜不已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為方丈字謂之堆墨目為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牓多公親蹟

祥符中金普公出典金陵真宗以袁安卧雪圖賜之真古妙手或言周昉筆亦莫可辨至金陵擇城之西南隅曠絶之地建賞心亭中設巨屏置圖其上遂為金陵奇觀歳久頗失覆護縑素敗裂稍為好事者竊去

嘉祐中王君玉出守郡首詣觀之惜其剽取已盡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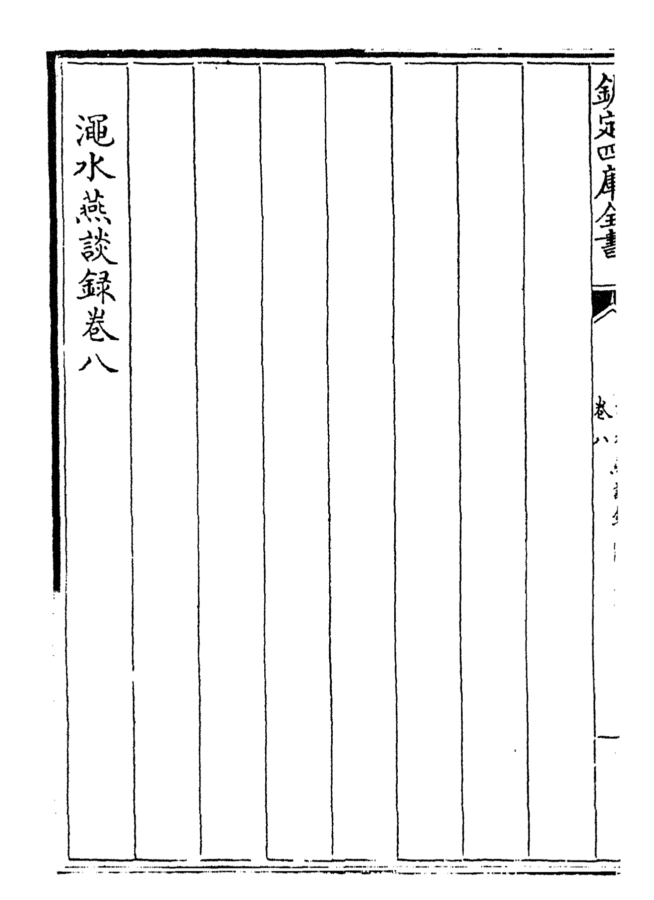
詩題其旁云昔人已化遼天鶴佳事難尋卧雪圖

皇祐中仁宗命待詔高克明輩畫三朝聖迹一百事人

物纔寸餘宮殿山川車馬儀衛咸具詔學士李淑等

譔次序賛為十卷曰三朝訓鑑圖鏤板印貽大臣宗

室



澠水燕談錄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澠水燕談録卷九

宋 王闢之 撰

事誌

開寳中平嶺表擇廣州内臣聰慧者數十人於教坊習樂名簫韶部改曰雲韶賜宴則用之太平興國中擇軍中善樂者名曰引龍直遊幸騎而導駕後曰鈞容直取鈞天之義也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旁有碧紋如雲霞因目曰碧雲騧上征太原往來秉之上下山嶺如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上下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圉人供芻粟或少倨則嘶鳴奮躍踶齧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骨立人不忍視眞宗遣從靈駕至永熙陵乃斃詔與桃花犬同坎瘞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進

歲差府校一人乘驛馬晝夜馳至京師所進止姚黃魏紫三四朶用菜葉實籠中藉覆上下使馬不動揺亦以禦日氣又以蠟封花蔕可數日不落今歲貢不絶

朐山有花類海棠而枝長花尤宻惜其不香無子既開繁麗嫋嫋如曳錦帶故淮南人以錦帶目之王元之以其名俚命之曰海仙有詩曰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為妖嬈不與香

萊公初及第知歸州巴東縣手植雙栢於庭至今民愛之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焉

南唐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為天下之冠自李氏之亡龍尾石不復出嘉祐中校理錢仙芝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嘗患溪不可入斷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其溪之回遠導之如昔石乃絶仙芝移溪還故道石乃復出遂與諸溪並行莆陽蔡君謨常評李超易水人

唐末與其子廷珪渡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為邽珪弟廷寬男承晏承晏男乂用皆有聞易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柴詢柴成務李文遠張遇陳贇著名當時其制有劒脊圓餅拙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幕音縵有宣府字或云止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令人間已少傳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於宴嘗以墨賜之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廷珪雙

春龍樣尤為佳品

咸平中陳文惠謫官潮州時州人張氏濯於江邊為鱷魚食之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鱷魚為吏部遠徙今鱷魚既食人則不可赦矣乃命吏督漁者網而得之鳴鼓告其罪戮之於市圖其形為之贊至今多傳之鱷大者數丈或玄黄或蒼白色似龍而無角類蛇而有足脾目利齒見者駭之卵出山谷間大率為鱷者十二三其餘或為黿或為龜也喜食人畜其食

必以尾卷去如象餂鼻也

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匿孔旁出者祥符中真宗祀汾駐驊蒲中車駕臨觀賜名孝廣泉并以名其坊御製賛紀之蒲瀕河地鹵泉鹹獨此井甘美世以為異

亳州法相禪院矮檜高數尺偃亞蟠屈枝葉繁茂不可圖狀唐大中年李待價石記云圓蔭三丈餘距今又百餘年廣袤為五六丈一郡之珎玩士人目其寺曰矮檜真宗祀老子嘗駐其下令御搨尚在故陸子履

詩云先皇玉座親臨地故老於今涕泣然

建茶盛於江南近歲制作尤精龍團茶最為上品一觔八餅慶歷中蔡君謨為福建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觔二十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雖宰相未嘗輙賜惟郊禮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為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蓄之以為奇玩不敢自試有佳客出為傳玩歐陽文忠公云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也嘉祐中小團初

出時也今小園易得何至如此多貴

通州狼山廣教寺在唐為慈航院在江中山上昔人有詩云飛來靈鷲嶺化作寶陀山前後乃江海相接處出二山間水湍礙石率多覆溺昔有僧率其徒操楫以護之舟無觸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南徙山之前後皆陸田後人又有詩云昔年船底浪今日馬蹄痕皆紀實也

慶歷四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參

知政事文彦博請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為敗卿必擒則矣未逾月而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貝州為恩州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世俗目為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為天下無之惟此一株孫冕使訪之山中甚多但多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不為人貴孫傷之作詩曰可憐遐地産常化燎原灰或曰此詩乃李文饒賦玉蘂也

長安故都多碑石景祐初莊獻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時姜遵知永興盡力於塔材漢唐公卿墓石十亡八九楊大年談苑叙五行德金石厄事宋有國百餘年長安碑刻再厄矣惜哉

契丹國產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為殊味火地取之以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下不可得而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年北使嘗携至京烹以進御令朝臣奉使其國者皆得食之然中國人亦不嗜其味

淄州淄川縣梓桐山石門澗有石曰青金色青黑相雜其文如銅屑或云即自然銅也理細密范文正公早居長白山往來于此甞見其石皇祐末公知青遣石工取以為硯極發墨頗類歙石今東方人多用之或曰范公石然不耐久久則下乃斷裂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限為二城先時跨水植柱為橋每至六七月間山水暴漲水與柱鬬率常壞橋州以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牢

城廢卒有智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為飛橋無柱至今五十餘年橋不壞慶歷中陳希亮守宿以汴橋壞率常損官舟害人命乃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汾汴皆飛橋為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慶歷中洪州江岸崩得謝朓譔井書宋海陵王墓銘石朓文固奇而書亦有法類鍾繇書石入沈括家十餘年後為夏元昭匿之不知所在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興龍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

湧出公構一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密塵迹不到去市廛纔數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遊侶非人間世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父及諸名公多賦詩刻石而文忠公及張禹功蘇唐卿篆石榜之亭中最為營丘佳處

華陽楊褒好古博物家雖貧尤好書畫奇玩充實槖中

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絕妙故歐陽公贈之詩云三脚木床坐調曲蓋言褒之貧也褒皇祐中宿華州西陰寺僧云西華溪下最勝夜間燈滅於閣中見光燄然旦起視之石也詢寺處郡僚宴集之地故以此石鎮内耳至夜褒移至別地光復在焉意其隱玉因求得之輦至都下使玉工視之以爲然剖之得玉徑數寸温潤絕美光采粲然玉人驚之曰至寶也今王府中未有其比會朝廷求良玉琢鎮國寶褒因獻

之遂為璽鎮國華州軍額朝廷以名與璽同乃改曰鎮潼軍此亦異也余叔父博士為華州幕官故知其詳或以為褒所獻為璧未知孰是

洛陽牡丹歲久蟲蠹則花開稍小園户以硫黄簪其穴蟲死復盛大其園户相妬則以烏賊魚刺花樹枝皮中花必死盡牡丹忌此魚耳

司馬温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賔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為傾邪險詖不足為

善而舊圖反為奇箭多與之筭如倚竿帶劍之類今皆廢其筭以罰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柰何以為上如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筭以明逆順大抵以精審者為上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儌幸者無所措手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嬉戲之間亦不忘於正也

唐彥猷清簡寡慾不以世務為意公退居一室蕭然終日默坐惟吟詩臨書烹茶試墨以此度日嘉祐中守青得絲石於黑山琢為硯其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

或如月暈或如山峰或如雲霧花卉石自有膏潤泛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彥猷作硯録品為第一以為自得此石端溪龍尾皆置不復視矣

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鷄縣界歲久不可究知其處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濬池得古銅瓦五皆破一獨完瓦面徑四寸四分面上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羣峰

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吳武功游景叔方總秦鳳刑獄摹刋于石置之岐陽憲臺之瑞豐亭以貽好事者

李謙溥太祖朝名將在汾晉二十餘年大小百餘戰未嘗少衄每廵邊老幼望拜呼以為父晚治第於道坊中為小圃購花木竹石植之頗與朝士大夫游久之以從弟謙昇女適皇子陳王貧無以資圃質於宋延偓後其子正為通事舍人侍太宗問曰爾父力邊三

十年止餘一第忍屬宅姓正具所以對太宗即遣中
使出内府錢付延偓購還王禹偁作記美其事名二
亭曰克家肯構宰相畢士安而下及諸名公賦詩紀
述自成一編
秀州祥符院僧知和蓄一古琴琴嵌碧石細紋軫製作
精巧音韻清越中刋李陽氷篆三十九字其畧云南
海夷島産木名伽羅文横銀眉其堅如石遂用作此
臨岳沈括筆談朱長文琴譜著此琴即唐相汧公李

勉所製響泉之名見李勉傳元祐末和死州將以其琴匣送尚書禮部符太常長管好事者時時鼓之錢塘沈振蓄一琴名冰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古月澄風勁三餘神爽泛絶機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斲鳳沼内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聲極清實山荏陳聖與名知琴少在錢塘從振借琴彈酷愛

之後三十年聖與官太常會振姪述鬻氷清索百千不售未幾述卒其妻得二十千鬻於僧清道轉落于太一道士楊英久之聖與以五十千購得極珍祕之或以晉陵子杜牧之道號篆法類李義山筆亦莫可辨又不知士雄何人也

釋晉明齊州人久止靈嵓晚遊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明不之識復告云長松長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薺

苊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
兼解諸虫毒明採服不旬日髮復生顏貌如故今并
代間士人多以長松參甘草乾山藥為湯殊佳然本
草及諸方書並不著獨釋慧祥作清凉傳始敘之
元祐中上元駕幸迎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為
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詔
斥去之今聖君宴犒群臣豈宜容此詔付檢官置于
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

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伎乃爾褻慢不治豈不累聖

德乎聞者歎服

椰子生安南及海外諸國木如椶櫚大者高百餘尺花

白如千葉芙蓉一本花不過三五顆其大如斗至差

小外有黄毛軟皮中有殼正類檳榔故有人為詩云

百果之中爾最珍檳榔應是汝玄孫沈佺期亦有題

椰子詩云叢生彫胡首圓實檳榔身殼止有二穴牙

出穴中殼内類羅菔皮味苦肉極甘脆蠻人甚珍之

中有汁大者一二升蠻人謂之椰子酒飲之得醉交州記以為漿者是也治消渴塗髭髮立黑皮煮汁止血療吐逆肉益氣生風

蜀雖阻劒州之險而郡縣無城池之固民性懦弱俗尚文學而世以為蜀人好亂殊不知公孫述及劉闢王建孟知祥輩率非土人皆以姦雄乘中原多事盜據一方耳本朝王小波李順王均輩嘯聚西蜀蓋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盡歸京師其後言利者爭述功利

置博易務禁私市商賈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附之益衆向使無加賦之苦得循良撫綏之安有此亂古人云與其蓄聚斂之臣寧蓄盜臣聚斂之為害如此可不戒哉

犀之類不一生邕管之内及交趾者角紋如麻實燥少溫潤來自船上生大食者文如茱萸理潤而澤光采徹瑩甚類犬鼻若傅以膏甚有花紋而尤異者曰通

天犀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飛走或龍魚或成神仙或成宫殿至有衣冠眉目杖屨毛羽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為世所貴其價不貲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為犀愛一物玩之久則物形潛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者其紋有正揷者有腰鼓揷者其類不一方其未解也雖海人亦未知其為異也故波斯以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以其難别識也犀之有通天紋者自顧其影則怖常飲濁水不欲照

見其角也海人之取犀也多於山麓植木如列羊棧久則木朽犀前足短止則依木而立木折犀倒不能自立因格殺之犀歳亦退角培土埋僻處海人偵知以木角易取之西域謂犀為竭伽角為毗沙拏言一角也

柳三變景祐末登進士第少有俊才尤精樂章後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選調入内都知史某愛其才而憐其潦倒會教坊進新曲醉蓬萊時司天臺

奏老人星見史秉機薦之仁宗大悅

澠水燕談録卷九

澠水燕談録卷十

宋 王闢之 撰

雜録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製葉子格進之葉子言二十世李也當時士大夫宴集皆為之其後有柴氏趙氏其格不一蜀人以紅鶴格為貴禁中則以花蟲為宗近世職方員外郎曹谷損益舊本撰舊歡新格尤為

詳密其法用㔶骰子六隻犀牙師子十事自盆帖而下分十五門門各有說凡名彩二百二十七逸彩二百四十七總四百七十四彩余家有其格而世無能為者

周顯德中許京城民居起樓閣大將軍周景威先於宋門内臨汴水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以手詔奬諭景威雖奉詔實所以規利也今所謂十三間樓子者是也景威子瑩國初為樞密使

陶穀姓唐唐宰相莒公儉之後祖彦謙有詩名號鹿門先生穀避留祖名改姓陶後歷事累朝不復還本姓士大夫譏之

劉鋹據嶺南兵置八千人專以採珠為事目曰媚川都每以石硾其足入海至五七百人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充積內庫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為飾窮極華麗後王師入一火而盡爇祖廢媚川點其壯者為軍老者放歸田里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

建隆中南都一夕星殞如雨點或大或小光彩爥然未至地而滅景祐初忻州夜中星殞極多明日視之皆石闘令忻民猶有蓄之乃知公羊傳以雨星不及地而復其説得之左氏以如雨而言與雨偕非也

幽薊八州陷契丹幾二百年其間英主賢臣欲圖收復功垂成而輙廢者三矣此豪傑之士每每嘆嗟而痛惜初周世宗既下關南欲乗勝進攻幽州將行夜中疾作乃止藝祖貯財别庫欲事攻取會上仙乃寢柳

仲塗守寧邊令博野也結客白萬德使説其主帥將納質定誓以為内應掩其不備疾趨直取幽州會仲塗易地河朔之人迄今為憾

國初有王彦升者本市井販繒人及壯從軍累立戰功至防禦使性極殘忍俘獲邊人則置酒宴飲因引羌人以手攝其耳對客咀嚼徐引巵酒邊人血流被面彦升笑語自若前後噉數十百人亦可怪也

開寶中鄜陵許永為鄆州盧縣尉自言七十五歲其父

璦年九十九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七藝祖召璦問

唐李事對尤詳賜以衣幣鞍馬父子俱享福壽世罕

有也

盧丞相多遜謫死朱崖旅殯海上天慶觀道士練惟一

夜聞窻外有人讀書審其聲韻有類多遜明日有詩

題窻外曰南斗微茫北斗明喜聞窻下讀書聲孤䰟

千里不歸去辜負洛陽花滿城筆迹亦類之明年歸

葬洛此說得之孫巨源而楊文公云其子全扶柩歸

葬江陵佛舍與此不同未知孰是姑兩録之

高麗海外諸國中最好儒學祖宗以來數有賔客貢士登第者自天聖後十年不通中國熈寜四年始復遣使脩貢因泉州黄慎者為鄉導將由四明登岸比至為海風飄至通州謝太守云望斗極以乗槎初離下國指桃源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與行朴寅亮詩尤精如泗州龜山寺詩云門前客棹洪濤急竹下僧棋白日閑等句中土人

亦稱之寅亮為其國詞臣以罪廢之復與金第使中

國

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憩一山店店嫗舉止和淑頗能

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謂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

族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誣竄

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

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

未亡間庶見於此以快宿憾爾因號呼泣下盧不待

食促駕而去

景德中邠州有神祠凡民祈禱者神必親享盃盤悉空遠近奔赴蓋穴神座下通寢殿複門綉箔人莫得窺羣狐自穴出分享肴醴王公嗣宗雅負剛正及鎮邠土乃騎兵挾矢驅鷹犬投薪穴中縱火焚之羣狐奔逸擒殺悉盡鞭廟祝毀其祠妖狐遂絶初公在長安也極疏种山人放之短好事者有詩云終南隱士聲名歇邠土妖狐窠穴空二事俱輸王太守聖朝方信

有英雄

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忘其名居圍城中族人在州西别墅城閉既久内外隔絶食且盡舉家愁嘆有畜犬傍徨其側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莊取米邪犬摇尾應之至夜置之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即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比至城開孫氏闔門數十口獨得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

葬於別墅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仁宗天縱多能尤精書學凡宮殿門觀多帝飛白題榜勲賢神道率賜篆螭首王曾之碑曰旌賢冠準曰旌忠李廸曰遺直晏殊曰舊學丁度曰崇儒王旦曰全德元老文彥博父均曰教忠積慶李用和曰親賢范仲淹曰褒賢曹利用曰旌功呂夷簡曰懷忠張士遜曰舊德狄青曰旌忠元勲其餘不可悉記或云初王

子融守河中模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獻之仁宗乃
賜文正碑曰旌賢大臣碑額賜篆蓋始於此其後英
廟神考亦屢有賜者
祥符初王旭知潁州因歲饑出庫錢貸民約蠶熟一千
輸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陜西民以為便令行於天
下於歲首給之謂之和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
汀州王捷少商江淮間咸平初遇一人於南康逆旅衣
道士服儀狀奇俊屢見之授以黃金術仍付以神劍

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佯狂叫呼上饒市中配流嶺南逃歸京撾登聞鼓自陳上召與語悦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家珪上言數聞中正與之語聲如童子云我司命中君也中正後遷神武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常以藥金銀獻上以助國費卒贈嶺南節度使世謂之燒金王先生建祠永寧院西至今御府猶有中正所獻金及鑪鑪有殘藥直史館孫公冕文學政事有聞於時而賦性剛明以别

白賢不肖為事天禧中連守數郡暇日接僚吏殊不喜談朝廷除授亦未嘗覽除目每邸吏報狀則納懐中不復省事或詰其意曰某人賢而反沉下位某人不才而驟居顯官見之令人不快爾或譏其不廣然其好賢嫉惡之心亦可尚也

曹襄悼公利用天聖中退朝歸私第中衢逢狂人奪其樞密使印心獨惡之未幾姪芮為不法事敗治獄者鍛成其事芮死公貶隨州再貶房陵行至襄陽監者

迫自盡天下寃之

平原劉永錫天聖末以廣曹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門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食畜犬生曰犬彘食人食古人所譏況珍味耶犬不食瞋視之以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犬至跪門閾將入生起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作人卧床上升棟避之犬入登床噬之覺非人吼怒出户擲尾作聲而死今夫衣士人衣冠首鼠貴游門下以攫哺啜嗟來不愧曾斯犬之不若也

慶歷中皇叔燕王元儼薨仁宗追悼尤深詔有司擇立號之尤尊美者以尊榮之乃特贈天策大將軍非常典也王性嚴毅威望著於天下士民識與不識呼之曰八大王契丹尤憚之

諫議大夫崔頌博學君子人也性有疑疾防閑閨門過于嚴密圬者塗室以帛幕其目恐竊視其私也與夫羅灰扃户殆不遠

李尚書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峰白石庵之僧舍書

幾萬卷公擇既去思以遺後之學者不欲獨有其書乃藏於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書山房而子瞻為之記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無將迎之煩所隷一縣公事絶少通州南阻江東北濵海士夫罕至居民魚鹽自給不為盜獄訟希簡仕宦二州者最為優逸故士夫以江陰為兩浙道院通州為淮南道院

舊説虎有威遇人百步之外咆哮作聲以威懾人人或

不懼虎反畏而去故虎不食醉人小兒不知懼則虎畏而不食蘇子由作孟德傳以為德禁卒既逃不顧死見虎不為動弭耳而去

蕭椰字大珎後梁宗室為青州刺史有惠愛篤信於民及死民為立祠千乘縣西相與謚曰信公嘉祐中祠宇頹敝主廟者賈天恩老伶也有王乂者金家蒼頭也幼苦痛寒汗不洽病腰不能行僂而丐且十年一旦人炙之遂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信公召語能為吾

脩廟則使爾腰伸諾之腰即伸於是遠近聞之湊奔

爭施錢帛以新廟貌踰年得錢數千緡功未卒而二

人爭錢相毆事稍諠施者因不復來

熙寧八年淮西大饑人相食朝廷遣近臣安撫同監司

賑濟而措置乖戾不能副朝廷愛養元元之意安撫

先檄郡縣以厚朴燒荳腐鬪饑民胃口提刑司督諸

郡多造紙襖為衣而又得稻田居之安撫可無慮矣

聞者大慚朝廷知之重行降黜

熈寧中淮西連歲蝗旱居民艱食通泰農田中生菌被野饑民得以採食元豐中青淄荐饑山中及平地皆生白麪白石如灰而膩民有得數十斛以少麪同和為湯餅可食大濟乏絶二事頗異皆所目見

陳亞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軸平生之所寳者晚年退居有華亭雙鶴怪石一株尤奇峭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所居為詩以戒子孫澌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

孫亞死未幾皆散落民間矣

小詞有燒殘絳燭淚成痕街鼓破黄昏之語或以為黄昏不當燭已見跋解者曰此草廬寠陋者之論殊不知貴侯戚里洞房密室深邃窈窕有不待夜而張燭者矣

士大夫逬饌率以飫飳或在水飯之前予近預河中府蒲左丞會初坐即食飫飳予驚問之蒲笑曰世謂飫飳為頭食宜為羣品之先可知矣意其唐末五代亂

離之際失其次序久抑下列頗欝輿論韋復坐客皆大笑

王承衍尚秦國賢肅大長公主至曾孫師約又尚惠和公主子植又選尚惠國公主昔漢竇氏一門三公主於時親戚功臣莫與比唐薛儆與其子鏽相繼尚睿宗明皇女獨稱唐氏而尚三公主又父子相繼惟王氏一門

江南一縣郊外古寺地僻險邑人罕至僧徒久苦不足

一日有游僧方至其寺告於主僧且將與之謀所以驚人耳目者寺有五百羅漢擇一貌類已衣其衣頂其笠策其杖入縣削髮誤為刀傷其頂解衣帶取藥傅之留杖為質約至寺將遺千錢削者述所以得杖貌相與見主僧更異之開羅漢堂門鏁生凝塵榻如久不開者視之此羅漢衣笠皆所見者頂有傷處血漬藥傅如昔前有一千皆古錢貫且朽因共嘆異之傳聞遠近施者日至寺因大盛數年其徒有爭財者

謀稍泄得之外氏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艶吹愧隣婦青唇之動桑間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劾中小官不當外交高麗奏上神宗顧左右青唇何事皆不能對乃問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再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覩隣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烟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妻告

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君當吹火吾亦効之夫乃為詩云吹火青唇動添薪墨腕斜遥看烟裏面恰似鳩槃荼元老之强記雖怪僻小說無不該覽

國初襲唐末士風舉子見先達先投刺謂之請見既與之見他日再投啓事謂之謝見又數日再投啓事謂之温卷或先達以書謝或有稱譽即别裁啓事委曲叙謝更求一見當時舉子之於先達者其禮如此之恭近歲不復行此禮而上官亦鮮有延譽後進者

錢鏐之據錢塘也子跛鏐鍾愛之諺謂跛為瘸杭人為諱之乃稱茄為落蘇楊行密之據淮陽淮人避其名以蜜為蜂糖由乎淮浙之音訛也以瘸為茄以蜜為密良可笑也

澠水燕談録卷十